

近代名人年譜叢刊

一月
林
翼
年
譜

上海大陸書局印行

近代名人年譜叢刊之一

胡林翼年譜

上海大陸書店藏版

MG
K827.52
20



3 1764 7527 9

胡文忠公年譜

(1812—1861)

新繁嚴樹森編

公胡氏，諱林翼，字旣生，亦字詠芝，湖南長沙府益陽縣十九里泉交河人。

始祖漢清公，元武宗時由江西泰和遷湖南之甯鄉麥田，數傳至思敬公徙益。又八傳至光璧公，明末從江門蔡忠烈公殉難醴陵坡，無子，以姪柳溪公諱其轍爲嗣。四傳至公高祖映塘公，諱民典，事親孝，色養無違，著孝經疏義書法指南行世。曾祖諱多吉，儒隱；曾祖母氏楊。祖諱顯韶，庠生，勇於義，卒，崇

祀鄉賢祠，著有紫筠園詩文若干卷待梓；祖母氏湯，繼祖母氏劉。公父諱達源，官詹事府詹事，母氏湯。三世均以公官誥封光祿大夫，一品夫人。

嘉慶十七年壬申，六月初六日酉時，公生。

先是湯太夫人震公時，夢五色鳥飛集屋後叢林，張兩翼翔鳴，羣鳥從，飛啄林中芝草，徘徊不去，及公誕，大父鄉賢公，因名命林翼，號詠芝。

嘉慶十八年癸酉，公二歲。

鄉賢公嘗右執書而左抱公，公視書目不轉睛，隱隱有識之無狀。

嘉慶十九年甲戌，公三歲。

嘉慶二十年乙亥，公四歲。

進退居止有常度，吐詞不疾不徐，鄉賢公顧而樂之。屬公母湯太夫人曰：「此子俊偉，必昌吾宗，當善視之」。九月，詹事公以嘉慶庚午科優貢再赴京師，公叔父諱達澍，以丁卯舉人就禮部試，偕北上。

嘉慶二十一年丙子，公五歲。

鄉賢公示以堂楹聯語，室壁圖書，輒能記誦不忘。

嘉慶二十二年丁丑，公六歲。

鄉賢公教以書，聽從不倦，同室諸兒好弄，或相鬪，公獨睨其旁，笑而解之，諸兒無敢侮公者。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公七歲。

是年詹事公中順天鄉試。

嘉慶二十四歲己卯，公八歲。

始就傅，蒙師爲胡星堂，諱澤溥。詹事公以是年捷南宮一甲第三名進士及第。鄉賢公修益乘，攜公在局，時安化陶文毅公以給事中觀察川東，取道益陽入蜀，館岐市，往謁鄉賢局中。見公驚爲偉器，曰：『吾已得一快婿』，遂以賀太夫人所生女字之，行問名禮，公方八歲，公夫人方五歲，拜於堂上，彬彬有禮。

嘉慶二十五年庚辰，公九歲。

從鄉賢公讀書。九月。隨母湯太夫人赴京師，季父墨溪公諱達潛護送。

道光元年辛巳，公十歲。

從墨溪公讀書，是年詹事公充實錄館纂修官。

道光二年壬午，公十一歲。

九月，墨溪公以順天鄉試報罷南旋，公同詹事公送出都門，灑淚而別，是年詹事公充實錄館提調官。

道光三年癸未，公十二歲。

從醴陵孝廉文定齋先生諱舒耀讀書。

道光四年甲申，公十三歲。

從益陽明經賀鄉南先生諱光黼讀書。是年詹事公補授國子監司業。

道光五年乙酉，公十四歲。

從善化侍御賈蔗農先生諱熙齡讀書。

道光六年丙戌，公十五歲。

從廣東編修蔡春帆先生諱錦泉讀書。九月，鄉賢公至京師就養。

道光七年丁亥，公十六歲。

從武進員外郎吳偉卿先生諱贊讀書。時詹事公宦京師有年，品行端方，教人以敦本務實爲上，著弟子箴言。公庭訓之餘，親師取友，成童後，志趣蒸蒸日上。

道光八年戊子，公十七歲。

從鄉賢公讀書。夏五月，詹事公奉命充雲南鄉試正考官，旋任貴州提督學政。冬杪，鄉賢公挈公由京師至黔。

道光九年己丑，公十八歲。

從貴東道郎蘇門先生諱葆辰讀書。

道光十年庚寅，公十九歲。

夏月，公同鄉賢公由黔回益，就養於陶文毅公桃花江別墅，遂師事同邑內閣中書蔡芸蕃先生諱用錫。是年九月，詹事公升補翰林院侍講。

道光十一年辛卯，公二十歲。

仍從芸蕃先生讀書。是年二月，詹事公轉補翰林院侍讀。十二月，卸貴州學政，奉旨給假一月歸省。

道光十二年壬辰，公二十一歲。

由益陽偕夫人送外姑賀太夫人至江南文毅公任。是年三月，詹

事公自貴州學政回京復命，升補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以原銜充日講起居注官。五月，充教習庶吉士。七月，轉補左春坊左庶子，旋升翰林院侍講學士。

道光十三年癸巳，公二十二歲。

由江南攜眷赴京師省親。公既長，精悍之氣，見於眉宇，於書無所不讀，尤嗜宋五子司馬通鑑，龍門史記，班范前後漢書，惟不喜時藝及填詞製曲，嘗寓書以戒堂弟保翼楓翼，謂學問之道，當先端趨向，明去取，異日經世之謀，優劣卽判於此。

道光十四年甲午，公二十三歲。

從詹事公讀書。十二月，公伯祖誥封中憲大夫玉峯公諱顯巍卒。初，鄉賢公以讀書爲業，不治生產，詹事公及公叔甘垣春藻

墨溪諸公，聯翩騰達，南北往還，費用皆玉峯公經紀之，治家尤有法度，得無內顧憂，至計聞京師，詹事公悲慟欲絕。

道光十五年乙未，公二十四歲。

詹事公自京遣公南歸致祭玉峯公，兼應試。六月，成諸生，宗師爲晉江編修龔春溪先生諱維琳。八月，恭逢皇太后萬壽恩科，中式本省鄉試第四十名舉人，房師爲零陵縣知縣蒲圻但公文恭，座師爲刑部直隸司郎中固始王公庭蘭，翰林院修撰吳縣吳公鍾駿。叔父墨溪公中副車。冬杪赴金陵，是年納側室徐氏。

道光十六年丙申，公二十五歲。

由金陵至京會試，中式第七十四名，房師爲禮部員外郎滿洲宜公崇，總裁爲內閣學士清苑王公植，工部侍郎山陰吳公傑，協

辦大學士同州王公鼎，東閣大學士吳縣潘公世恩。殿式二甲第二十九名，朝考入選第九名，欽點翰林院庶吉士。

道光十七年丁酉，公二十六歲。

三月，繼祖母劉太夫人卒。詹事公奉諱歸里，公侍湯太夫人居京師供職。

道光十八年戊戌，公二十七歲。

四月散館一等第八名，授職編修。詹事公主講長沙城南書院。

道光十九年己亥。公二十八歲。

二月大考二等，十一月，充國史館協修。詹事公仍主講城南。

七月，奉鄉賢公諱，營葬本邑十九里金塘村。

道光二十年庚子，公二十九歲。

三月，充會試同考官，得周鎮南黃夢菊方奎炯王沆崔洲劉贊楷孫晉墀鄭芳蘭安鑣魏陸庭熊燦奎王衡崇亮梁國珍等十四人。八月，充江南鄉試副考官，正考官爲戶部侍郎滿洲文文端公慶，得士百十七人。今游楚之朱榮實蔣照盛康汪士鐸吳林郭奎勛查佩恩方兆科皆是也。冬月回京復命，因案降一級調用。詹事公服猶未闋，就養京邸，公納側室魏氏。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公三十歲。

是年詹事公病，公敬侍未嘗稍離左右，五月二十五日不諱，哀慘逾恆。六月，遺腹妹始生，公鮮兄弟，湯太夫人生三女皆早逝，庶母已生三女，至是又生一妹，公哀痛之餘，愛憐尤摯。秋杪，扶靈櫬攜眷屬由水路啓程回籍。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公三十一歲。

正月抵里。十二月，營葬詹事公於本邑十五里石筍之先生嘴。里中有嬰貧不能育者，公屢出資活之，是年側室徐氏卒。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公三十二歲。

八月服闋，同叔父春藻墨溪蕊軒公修清水寺古剎，及小河礮里仁礮便河礮蘇門礮各處礮梁，並建笈字爐於小河礮之東。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公三十三歲。

課弟保翼楓翼驚翼儀翼及諸姪讀書於紫筠園書塾，紫筠者，鄉賢公課詹事公兄弟讀書處也。是年納側室王氏。

道光二十五乙巳，公三十四歲。

陶文毅公以戊戌年薨於位，眷屬歸自金陵，居安化小淹里第，

子少雲名梳方八歲，公時往經紀其家政，又主聘左季高先生傳公子，俾成立。是年，公叔父春藻公以子杭翼傷患嘔血病，公侍湯藥不解。九月，春藻公卒，公奉遺命力主撫季父墨溪公次子斐翼爲後，其家事皆一手經理之，爲出千金彌其虧累。

公自壬寅讀禮歸山，至是賦閒居四載矣，杜門不出，終日書卷翰墨自娛，楹聯云：『池圃足高臥，圖書供古歡。』知心至，相與放蕩形骸，流覽山水，春秋佳日，獨從一奚奴散步鄉村，與野老談稼穡忘歸，道旁觀者不知其曾踐清華也。時陝西撫軍閩縣林文忠公，安徽撫軍王公植，兩江制軍沔陽陸公建瀛，兩淮都轉廣順但公明倫，及各知交，節次寓書，謂其才堪濟世，不宜自甘暇逸。十二月初九日，公約親戚故舊會宴。酒酣慷慨

言志，客共勸駕，始決計出山，湖南撫軍陸費公璟聘主講常德朗江書院，湘陰仰高書院，並辭不就。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公三十五歲。

正月，與弟保翼同舟由淮揚北上。六月，由陝西捐輸案內報捐內閣中書，並捐升知府，分發貴州補用。林文忠公專摺奏辦也。時龍山友人李如崑留都門，問曰：『今有司之法，輸金爲吏者，得自擇善地，君何獨取於黔？』公曰：『天下官方，獨貴州州縣吏奉上以禮不以貨，某之出，資用皆他人助成之，竊念兩世受國恩遇，黔又先人持節地，習聞其風俗，某初爲政，此邦貧瘠，或可以保清白之風，而不致負良友厚意。』李公爲之起敬。十二月初七日，由吏部帶領引見，旋出京，仍取道淮揚。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公三十六歲。

三月回籍，將入黔，告先人墓，誓不以一錢肥家。四月，挈眷起程，堂弟保翼，以府經歷隨行。六月抵省，十一月委署安順府事。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公三十七歲。

安順苗漢雜處，盜賊充斥，燒香結會，有冒頂，大五，小五名色，聚衆搶劫，行旅戒嚴，公訪查巨盜姓名，及身軀長短，窩巢遠近，一一注冊，聯絡士紳，親自下鄉懸重賞督捕，統獲首犯黃老廣，余饒貴等二百餘名，盡法懲治，道路肅清。

郡城有溪河久涸，遇山水漲發，房屋被淹，雨止立涸，城中居民，出城十餘里始得汲水飲，公爲濬溪，鑿泉，築壩，設閘啓

閉，以時蓄洩，安民便之。

倡建城鄉義學十餘處，捐助膏火，民知向學。

安順百餘年無有舉報節孝者，蓋以上下衙門規費所阻，公飭紳士詳加采訪，舉報八百餘名，稟請上台裁革規費，詳請題奏，建立總坊。

貴州境內地多插花，安順尤甚，公以創制州縣之時，一因於明之衛所，一因於元明之土司，一因於剿撫蠻苗之土田，未暇一分晰，政治所在此，而所轄壤土，乃隔越他境，或百里數百里而遙，小民輸將，士子應試，勞費可矜；命案藉遠地而稽延，盜案因交界而推諉；且府廳州縣，號爲親民之官，而所應教誨，應整飭，應修明，應捕逐者，皆遠在數百里外，縱有良吏

留心民瘼，亦限於聞見，無可如何，思逐一察清，就疆域之形便，而截長補短，卽錢糧之會計，而益寡裒多，妥擬章程，彼此移易，曾將情形通稟請咨部改撥，以正經界以便官民，皖撫王公植謂其深思碩畫，如聚米割沙，真實經濟，行之決其有效，惜格於時不果。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公三十八歲。

三月，卸安順府事。閏四月，接署鎮遠府。公以鎮郡先務之急，莫如除盜，盜以黃平台拱爲最多，施秉天柱亦甚不靖，高山革夷山丙沙邦四寨，其尤著者。前任搶掠燒殺拒捕各重件，層見疊出，不能破案。公到任，添卡哨巡訪，購眼線追捕，重賞必罰，月餘，連獲移交劫殺奸淫大盜二十名，又另獲他案盜匪

二十餘名。通計在任四月，獲盜幾二百名，惟革夷上中下三寨，勢更懸延，箐林幽險；高山寨亦孤聳峭厲，均難深入，苗人滾山驀洞，處處可通，圍擒難於周匝，此時卽有募兵攻取之議，於該處地勢之要隘險僻，考證訪察，畫圖幾及百幅，有土人所不能悉者，公盡知之，實已得其要領。八月，卸事回省。十月，充武鄉試監試官。十二月，奉札委帶兵嚴拿革夷山丙沙邦等處苗匪。公以事貴神速，苗匪年終回寨賽神，必不虞我之驟至，若稍稽延，恐風聲走漏，轉致竄逸。卽於二十九日同委員束裝起行，并密檄各屬文武各領兵練，約期齊集。

道光三十年庚戌，公三十九歲。

正月初六日，抵黃平州屬之岩門司，其地界連合拱丹江清江黃

平清平施秉鎮遠各廳州縣，實爲革夷山丙沙邦各賊巢適中之地，地方各文武率營兵一千七百餘名，屯兵苗兵一萬八千餘名俱至，公分布督率，扼要堵截，以防竄逸，并曉諭附近安分良苗，赴案首明，給與記號，則爲安插，隨卽直搗賊巢。十二日破革夷并破沙邦，二十一日破山丙，其著名盜賊之擺寨高梨樹拗上寨中寨等十餘處，概燬之，除先後臨陣格斃外，擒獲各案首要巨盜二百九十八名。旋據先期投首之六十寨苗頭頭帶領生苗三千八百餘丁，稟稱自願剃髮摘環，編入保甲，如各寨中再有盜匪，自願細獻。公察其情詞確實，飭各地方官眼同編造冊籍，給予腰牌，免書差欺詐朦混之弊，仍酌留委員，清釐戶口，安撫良苗，凡一月而事竣。事聞，賞戴花翎。

時湖南新甯李沅發作亂，逼近黎平，二月十七日，奉委帶領兵練自黃平馳往辦理堵剿事宜。雲貴總督程公喬采，貴州巡撫喬公用遷，遵旨保舉，以道員用。公在黔數年，政聲大著，上達宸聽，勞方伯崇光，常中丞大淳，武方伯棠進京省覲時，均蒙天語垂詢。且問胡林翼官聲何以如此之好，時宣宗成皇帝賓天，文宗新即位，下詔求賢，令直省督撫將司道府廳州縣實有可勝大任者保奏候簡，督特保十人，撫保八人，公皆與焉，得旨迅速來京，送部引見，中丞喬公奏請暫緩。九月，委署思南府事，興學校，捐膏火，在任九月，士民愛戴，爲立德政碑。

咸豐元年辛亥，公四十歲。

六月，卸思南府事，補授黎平府知府，時已定計請咨北上引見

，適粵寇日熾，上憲飭到本任辦理防堵事宜。七月接篆。黎平界連楚粵，地雜民苗，久爲盜賊出沒之藪，或一日連劫十餘家，或一家慘殺三五命，婦女污辱，雞犬一空。公查訪情形，亟求安輯之法，以爲禦外寇莫如團練，清內匪莫如保甲，嚴定條約，實力舉行，如本寨有人出外爲盜，則責成本寨鄉正團長牌長交人；如外寨有盜入境而不救援，不追捕，則責成本寨鄰寨鄉正團長罰錢入寨，充公備用，而官不經手。其鄉正團長等冊，常時披閱，有事卽按冊札飭勒交。因公來署，待以殊禮；送賊到府，給以重資；一刻不遲，一錢不花，隨到隨審。又因營兵捕盜，見盜卽拋棄軍械拚命先逃，差役不能捕盜，反妄拿良善，乃自行招募壯勇百餘人，分巡游徼，如明參將沈希儀，國

朝傅臬司重庵鵬勦之法，行之半年，士民用命，得盜三百餘人，辦團練一千五百餘寨，設卡柵四百五十餘座，每卡派民夫四名至二十名不等，分班輪守，逐月委員及老成紳士分帶練勇巡查，周而復始，盜首黃浪子等次第剪除，二三十年不見天日之區，始獲安堵。

咸豐二年壬子，公四十一歲。

二月，聞廣西懷遠融縣羅城土匪嘯聚，水陸梗塞。又聞洪逆竄入昭平，而梧州之波山匪黨，復停泊戎墟一帶，已成流寇伎倆。黎平屬其西北交界，各要隘橫亘二百餘里，滇黔兩省調往兵丁及往來文報，均由此經過，視他處尤爲緊要，宜及早設防，稟請上憲於南路雇募精壯民苗千名，統以諳練紳士，擇要隘

築土堡守之，編成行伍，課其技藝，使知戰守之法，意以綠營兵弁滑弱萬不可靠，且需索供應，甚苦煩擾，不如土著之民，保護鄉里，其情既切，其勇自倍，節浮費而收實效，計無逾此，且不惜小費乃可以省大費，不憚小勞乃可以省大勞。三月，又將粵之所以失，黔之所以當防，比較情形，證據今古，上稟數千言，請通飭各部與粵界之處，一律築堡浚濠。大旨謂言戰不如言守，用兵不如用民，用民力以自衛，尤不如先用地利以衛民。又請速籌經費，曉諭紳民，出力捐資，被格奏獎，郡城素無積儲，勸捐穀儲倉，備城守之食。

六月，有紅巾賊竄入黎境之四灣地界，距錦屏鄉城市五里，各團練勇合力堵退，團長單盛裔，程杰，程偵，沈友梅，徐金堂

追殺遇害，稟請優卹，並附入昭忠祠。又有廣西土匪竄永從之
大年一帶，委員韓州判超在靠頭地面防堵，卽帶練追捕，殺斃
多名，生擒盜首楊蘭生等九名，自是外寇不入。八月，粵寇竄
湖南，撫軍徐州張公亮基奏調赴楚辦理軍務，黔中大憲會奏請
留，言士民失望，關係匪輕，又言事關全省大局等語 得旨無
庸赴楚。

十月卸黎平府事，委帶兵總辦鎮遠都勻清江黃平烏沙凱里等處
苗匪兼辦黃平甕安等處榔匪。公以捕盜與勦逆互有難易，逆患
其抗拒，而盜則每多竄匿，非嚴辦保團，便民協力防賊，則此
勦彼逸，終難盡淨，迭稟兩院札飭各屬舉行。又函致各地方官
繪呈地形險要，以烏沙界連清江丹江台拱古州八寨，向爲甌脫

之地，俗云四不管，是以釀成盜藪，擬先於此下手，由古州進兵。十一月十九日，從黎平帶練二百名啓程，二十五日抵烏沙，約三都文武，各領兵練，公守要隘，以資團練，三次緊捕，獲盜百餘名，古州下烏沙之著名巨盜牛坐九坐等亦被獲，仍日諭各地方官勤加搜捕，一面飭張委員禮度，韓委員超分赴丹江之毛坪，台拱之台盤勤捕。

咸豐三年癸丑，公四十二歲。

正月十三日，自烏沙移駐凱里。以烏沙各處之盜，已得大半，所最要者，革夷之高禾九松當坵一股，及台拱羣盜，流徙無定，兇狡特甚，移檄各府廳州縣偵探嚴拿。正月十五，二月初二，初五，初十等日，帶領練勇會同圍剿，除陣斬外，擒獲二百

餘名，解省分別正法。四月初一日，回灤城省親，黃平土匪聚集，藉糧滋事，莠民倡始，鄉愚被其脅從，公領兵練數百，從鎮遠起程，行抵黃平舊州，次日，城外五里已聚匪數千，鳴鑼鼓噪，施放槍礮，公令紳士并家人前往開導，且傳伊處二人自來面申，不之應，仍跳躍前進，乃督練勇趨之，殺數十人，盡駭走，公憫其無知，不忍多殺，即收隊回城。旋據各鄉紳具結乞恩，願遵約束，公以氣餒方張之時，非威不濟；及其恐懼消沮，可以恩行；數日間具結歸家者數百寨，并將要犯緝獻，公爲釐定糧事，并禁革私派私罰私刑等事，黃平民之遠在數百里者，亦皆悔罪論誠，到案投結，事完，帶練勇二百，馳抵襄安。

初劉瞎麼等十餘人，於上年四月倡議以齊榔爲名，斂錢建廟，謂官不理詞訟，不究盜賊，不如在鄉私理沈河，由榔斷案罰處；且以榔成事後，一切錢糧由榔作主，愚民聽從，遂於各村寨選派武斷鄉曲之人，充作頭目，管領數千百戶，或百數十戶不等，是年復派造烏槍大礮，不入夥者焚掠之，派差拘拿，細殺多命。署縣徐河清稟報，欲逐寨焚勦，公至，意在分別良莠，以解散爲主，以從緩緝拿首犯爲要，告以焚勦之餘，民無生業，必激成流寇，且兵練所到，首犯先逃，所殺者只老弱良懦婦女，且焚勦一二處，而四鄉亂民必致倡惑要結，徒堅其作亂之心，堅持不可。九月初一日，出城至千里，擇野田中安設營帳，傳集鄉城紳士，設法開導，赦宥脅從，專緝首要，詎劉瞎麼

等初五日齊衆數萬，三面撲營，不得已，親自督練，斬六十餘人，賊骸稍挫，被脅良民，解散大半。十四日，復探賊匪於白岩險要隘口壘石爲關，安設大礮，公傳令夜半造飯，冒雨潛行，出其不意，攻破石壘，奪其大礮烏槍刀矛等械，賊驚覺，追斬數十人，生擒首惡劉瞎磨卓老五等，餘匪并被脅良民十散其九，公按名勒緝逸犯，准令被脅各戶投誠免罪，并予細獻匪徒贖罪，於城中設局收結過堂，造冊記載戶口多寡，分別有無遺漏，以爲辦理保甲團練張本。十月初完案。是時粵匪棄武昌而下金陵，掠江西，往來無定，湖廣制軍儀徵吳文節公文鎔奏調入鄂辦理軍務，十二月，自黔起程。

咸豐四年甲寅，公四十三歲。

補授貴東道。正月，舟次龍陽縣屬之有港，遣人送湯太夫人及眷屬歸家，自帶黔勇數百人，徑往湖北。未至，武昌復陷，制軍吳公殉難於黃州之斗城，賊南竄，湘撫花縣駱公秉章奏留湖南軍營，防勦岳州平江一帶。旋奉調回援省城。時安化之桀黠者乘機鬧糧滋事，各處土匪響應，聚衆以萬計，攻城數次，四月，公奉委查辦，既至，傳紳士解散之，以計擒其渠魁黃國旭劉盛治等解省審辦，民不得擾。六月，粵逆竄常德，公帶兵追勦之，奉旨補授四川按察使，仍留湖南軍營辦理防勦事務。閏七月，官軍屢捷，粵逆悉下竄，侍郎湘鄉曾公國藩奏請隨同帶勇東征，駱中丞又奏請免隨東下，仍駐岳州帶勇，籌防搜勦崇陽通城等處餘匪。天子以南服爲重，五次奉旨專防岳州。八月

，調補湖北按察使。十月，在崇陽縣行營接印任事。侍郎曾公克武漢，下蘄黃，直抵潯陽，調公赴九江會剿，公遂移師於湖口梅家洲，與大營會。

咸豐五年乙卯，公四十四歲。

正月，賊復上竄，制軍楊霽之師潰於廣濟，霽北走德安，武漢又陷。公率師千八百人由江西回援，營於武昌之沌口金口五里墩等處。是月，補授湖北布政使。三月，署湖北巡撫，專理南岸軍務。是時賊衆瀾漫兩岸，公以孤軍枝梧其間，無援無餉，與水師彭侍郎玉麐日事攻勦，而兵力不及賊二十之一。四月，乃力汰怯弱，使皖藩司李公孟羣，及總兵王國材顧北岸，而自戰南岸。五月，奉兼領水師之命。六月，揚軍門載福自湖南以

水師來會。既而北岸事急，公渡江援之，營漢陽之麥山，然仰餉鄰省，而川餉以風鶴之警，遲回不敢進。八月，公軍大飢，衆潰，公乃退屯大軍山，請交部議處，恩旨免議。會曾使自江西使羅忠節公澤南來援，九月，與公會於羊樓洞，軍威乃振。十月，敗石達開於崇通間。十一月，乃率諸軍逼省城，羅公營東門外洪山，公營南門外五里墩，而水師亦自沌口至鸚鵡洲，前後破賊壘十餘，焚賊舟二百餘，而城垣守禦完固，竟不能克，

咸豐六年丙辰，公四十五歲。

公分陸師扼青山，羅公日率諸軍攻省城，前後數十戰，雖皆獲勝，而賊竟死守。三月，羅公攻城中礮卒，其弟子李忠武公續

賓領其衆。六月，破石逆，援師三萬餘，公以攻堅無益，乃浚長濠困之，使水師下扼沙口，斷賊接濟。九月，襄陽土匪數百人倡亂，而游勇棍徒和之，條數萬，攻圍府城，時藩司馬秀儒駐襄陽，與襄陽道後浙撫羅遵殿告急，公使今皖撫唐公訓方，都統舒公保往援，而日率衆雕勦城賊。十一月，城賊困憊。二十一日，出爲背城之戰，我軍蓄銳久，水陸齊舉，喊聲震地，賊力不支，復退，公麾軍奪門入，生擒僞檢點古文新賴集賢等五十四人，先鋒八百餘人，而官使相亦於是日克復漢陽，李公即日率師追賊至九江，楚北肅清，奉旨賞加頭品頂戴，并實授湖北巡撫。

咸豐七年丁巳，公四十六歲。

二月，皖賊圍廬州，公使李公孟援之。五月，唐公勦襄陽匪於武當山，滅之。時連年旱蝗，皖省薦飢，賊驅率其民，無慮十餘萬，分擾霍邱，霍山，英山，太湖，宿松，黃梅，廣濟，羅田，蘄州，蘄水，自四月以來，邊圉不靖，將軍都輿、阿駐軍、黃梅，寶義各營，分屯蘄州。閏五月，公急檄唐公自襄回援，而分路街營已潰，公不知也。然慮諸軍無統帥，無所稟承，於二十四日單騎往視師，賊衆已過蘄水，公急回駐黃州，扼巴水以爲固，賊不得渡。二十七日，諸營全潰，遺失軍裝器械以萬計，復值大雨，舒公力戰殿之，亦幸先使左光培以礮船巡守巴河，故得無害。公收輯兵勇，補繕軍械，刪汰衰疲，約束隊伍，民心斂安。七月，公進營蘄水之月山，大破賊衆，火其

壘六十三，殺賊五千餘，乘勝急追，八月，至小池口，楚境復清。遂會都將軍，楊軍門，李忠武籌復九江，先平小池口僞城。九月，公自南岸回省，乃奏查通省南漕陋規，嚴汝州縣浮收勒折，書吏胥役漁牟中飽之弊，凡刪減錢百四十餘萬緡，以裕民力，實得銀四十餘萬，以實國帑，又提存銀三十餘萬，實爲二百年漕政所未有，又變通有驛州縣章程，皆得旨允行。十月，迎養湯太夫人來鄂，並蒙恩封公三代皆至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十一月，准奏依照山西裁汰鋪兵，分別有驛無驛，改爲馬遞差遞，酌提銀兩，以資津貼。是歲，公撫同朝弟裴翼之子子勛爲嗣。時各省舉行抽釐助餉，而半歸中飽，公仿劉晏用士人之法，訪察正士，寄以筭庫，並立寶善堂於鄂垣，以待才

彥，而人才輻輳，庫藏充實。

咸豐八年戊午，公四十七歲。

李忠武等圍九江甚急，安慶逆首陳玉成欲內犯以救之，而屢爲都將軍唐中丞所敗，偵知羅田麻城無備，遂由六安潛山出英山，犯羅田，陷麻城黃安，北鄙告急。三月，以李中丞續宜勦麻城賊，會忠武克九江，公以調度功加太子少保，卽檄忠武率師北勦陳逆，而李中丞已復麻城，忠武旋復黃安，楚境肅清。七月十一日，湯太夫人病終撫署，公瀝情懇請終制，溫旨以楚師東下，調度尙待機宜，著照軍營例穿孝百日，加恩賞帑經理喪事。遂於八月十一日扶柩回籍。九月朔抵里，十月二十四日營葬邑之十八里五龍山。旣而三河變起，忠武死綏，朝旨敦迫，

乃勉起督師，十一月十三日，自泉交河灑淚登舟，謁始祖漢清公廟，見祠宇將頽，旋捐廉修葺。是月晦，至鄂城，不入衙署，與官節相論兵事，及三河諸將失律之罪，遂於十二月八日渡江，駐黃州，以鎮撫水陸各路。初公察吏籌餉將兵，皆以得人爲主，擇吏必右寒畯而左膏粱，欲其知稼穡艱難，斯民情僞也。言兵則先求廉勇之將，而後募兵，謂天下無不可戰之兵，而有不能戰之將，有勇將自能汰弱兵。無將而遽召兵，是以卒予敵也，不潰何待。至是墨經從戎，深念金革無辟之義，以兵事自任，蒐軍實，察夷傷，恤死弔孤，沃弱補闕，駐黃經畫，軍氣復振。

咸豐九年己未，公四十八歲。

探聞陳玉成再犯羅麻，公自黃州移營上巴河以待之，賊聞公起復卽竄商固，公亦回黃州。時石達開由閩廣犯湖南，賊勢甚盛，聲言六十萬，南省勁兵良將皆在外，腹內空虛，公急使李中丞回援，大破之。八月，籌四路東征，以曾使相沿江東下爲南路，多將軍等攻太湖潛山爲中路，公督所部由英霍進爲北路，調回李中丞北顧商固爲後路，皆互相策應，相機前進。十二月六日，公進營英山縣城。是歲公憂時賢不諳軍旅，因取左氏傳通鑑畢纂宋元鑑明史言兵事者，修讀史兵略，以教將材。

咸豐十年庚申，公四十九歲。

正月，中路軍克復太湖潛山，因籌立各邊呂碕卡，以資守禦。浙省告急，分遣蕭翰慶南援浙江，至徽甯，誤爲張副憲芾所分

撥，遂不得力。時軍餉艱窘異常，因奏減成收捐，以濟軍實。九月，聞京師戒嚴，咨商曾使相請帥師入衛，如避地遷岐，則請自往襄陽治兵，以捍牧圉。會得旨英曾就撫，乃與曾方伯國荃，多將軍，李中丞等籌攻安慶桐城，而遵旨分軍與都將軍東援淮陽。是年春江南大營已破，浙江失陷。時事孔棘，而乘輿北狩，公憂備嗟歎，抑塞煩惋，心胸間常如痞塊，舌色如墨，醫治稍愈，而帳房暑濕蒸滯，軍務，餉事，吏治，日不暇給，賓客書疏，手自酬答，常漏下四鼓，始就寢。十二月，又力疾自英山馳入太湖，節度圍皖諸軍，故病日加劇。是歲爲高祖映塘公及祖鄉賢公置墓田，立義塾，并爲邑人士聚書，建箴言書院以課實學，買田以贍師弟子膏火焉。

咸豐十一年辛酉，公五十歲。

陳玉成欲解安慶之圍，遂由霍山英山內犯。先是公籌防守，飭余際昌以所部屯霍山樂兒嶺，固守勿戰，以待援軍，余違節度，一戰果敗，賊遂由英山假官軍旗幟趨襄黃州，陷之，分陷二蘄、德安，隨州，黃梅，廣濟，又糾捻首龔瞎子分犯羅麻，而江西賊又犯南岸興國，大冶，崇陽，通山等處，省城戒嚴。公使成總鎮大吉殲捻匪於羅田松子關，龔瞎子中礮死，梁觀察作楫與吳司馬林守麻城，賊亦敗遁。咨李中丞回援，駐盧家港，以護省垣，分使金觀察國琛復德安，湖南劉觀察嶽昭復隨州，以降人劉維楨計取黃州，彭侍郎以水軍梭巡長江，賊遂由廣黃回皖，圍太湖，見公在城守禦，乃疾馳去之皖境集賢關。公調

回鮑軍門超攻關外賊壘，盡殺之，而多將軍又五敗援賊於桐城，安慶之圍益固。五月杪，公遂力疾回援南岸。六月朔抵鄂，南岸賊亦聞風遁歸，楚又安謐。而公病則自三月以來咯血，日夕不止，憂勞日加劇。八月朔，曾方伯克安慶，以公首謀加太子太保世襲騎都尉，而文宗皇帝龍馭上賓於承德，公聞信拊膺大慟，病益不可爲，遂於二十六日騎箕尾而逝。事聞，朝野震悼，恩諭祭葬如例，命入祀賢良祠，并使湖北暨本籍建立專祠，且賜公子子勛舉人，一體會試。九月二十六日，公夫人攜子勛扶輿歸益陽，十月十六日旋里，明年同治元年二月壬戌，葬於邑十五里花橋書塘灣。

將領，遂定攻安慶之策，親駐太湖督剿。本年回援鄂省，病中寄書，縷陳勿撤皖圍力剿援賊之策，故安慶之克，臣推林翼首功也。近世將材，湖北最多，如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都興阿，多隆阿，李續宜，楊載福，彭玉麟，鮑超等，林翼均以國士相待，或分資財惠其家室，或寄珍羞慰其父母，前敵諸軍，求餉求援，急蹙經營，夜行繼日，自七年來，捷報皆不具奏，奏則盛稱諸將功，而已不與，其心兢兢，以扶植忠良爲務，外省稱楚師和協如骨肉，而於林翼之苦心調護，或不盡知，此臣自愧昔之不逮，又慮後此之難繼者也。軍興，各省虛餉，湖北三次失陷，百物蕩然，窮窘極矣，自荊州捐鹽，各府抽釐，稍足自存，林翼綜核之才，冠絕一時，每於理財之中，暗寓察吏之法，三年，部議漕米變價，州縣照例浮收，加至數倍，上下交困，林翼於七年創議減漕，嚴裁冗費，先帝謂其不顧情面，祛百年之積弊，甚屬可嘉，統計每年爲民間省錢糧百四十餘萬串，爲帑項增四十二萬兩，節省提存銀三十一萬餘兩，利國利民，不利中飽之憂，向來衙門陋規，革除淨盡，州縣亦不準借催科政拙之名，爲猾吏肥

勇，仿戚繼光成法而變通之，勇不滿三百，銳健果敢，一可當十，搜剿匪徒於深林密箐中，與士卒同甘苦，所著保甲團練條約及團練必要諸篇，經督撫錢板頒發各府州縣遵行，均有成效，歷任督撫深爲倚重，聞該員現在由黔赴部引見，約計行抵楚省，倘蒙聖恩逾格，畀以重任，留於湖北帶兵剿賊，可期得力。疏入，命留湖北交總督吳文鎔巡撫崇綸差遣委用。

四年三月，擢貴東道，時賊由黃州上竄岳州，陷湘陰，林翼率黔勇迎擊於喬口驛，敗之。上以岳州爲咽喉重地，命在籍募勇之前任禮部侍郎曾國藩飭林翼斷賊後，林翼駐軍通城之平江界，戰於上塔市，殲除無算。四月，武昌省城戒嚴，林翼自通城赴援。六月，擢四川按察使，命仍留湖北軍營隨同副將塔齊布辦理防剿。七月，湖南巡撫駱秉章奏岳州必須重兵防守，湖南曾經戰陣之兵，均已調赴湖北，若林翼復行隨征，則該郡無可倚恃。得旨岳州爲湖南門戶，川黔藩籬，逆賊屢經窺伺，防範宜嚴，且該處駐有重兵，則曾國藩統師東下，可無後顧之憂，胡林翼著仍駐岳州，毋庸隨往湖

將領，遂定攻安慶之策，親駐太湖督剿。本年回援鄂省，病中寄書，縷陳勿撤皖圍力剿援賊之策，故安慶之克，臣推林翼首功也。近世將材，湖北最多，如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都興阿，多隆阿，李續宜，楊載福，彭玉麟，鮑超等，林翼均以國士相待，或分資財惠其家室，或寄珍羞慰其父母，前敵諸軍，求餉求援，急蹙經營，夜行繼日，自七年來，捷報皆不具奏，奏則盛稱諸將功，而已不與，其心兢兢，以扶植忠良爲務，外省稱楚師和協如骨肉，而於林翼之苦心調護，或不盡知，此臣自愧昔之不逮，又慮後此之難繼者也。軍興，各省虛餉，湖北三次失陷，百物蕩然，窮窘極矣，自荊州捐鹽，各府抽釐，稍足自存，林翼綜核之才，冠絕一時，每於理財之中，暗寓察吏之法，三年，部議漕米變價，州縣照例浮收，加至數倍，上下交困，林翼於七年創議減漕，嚴裁冗費，先帝謂其不顧情面，祛百年之積弊，甚屬可嘉，統計每年爲民間省錢糧百四十餘萬串，爲帑項增四十二萬兩，節省提存銀三十一萬餘兩，利國利民，不利中飽之憂，向來衙門陋規，革除淨盡，州縣亦不準借催科政拙之名，爲猾吏肥

悉衆撲營，併力堅守，挫其鋒，而北岸賊已分股竄武漢。總督楊需喪師於廣濟，退守漢口，賊竄襄陽，需復遁德安，林翼聞警率師回援，會同水陸各軍攻漢陽，力戰半日，燒賊營四座，方奪門入，賊忽從城外抄襲，軍稍卻，轉攻西門，由沌口下擊敗之。三月，賊自漢口攻壇角，林翼擊之於白沙洲，瞥見武昌火起，亟赴援，城已陷。四更，結筏潛師渡江，規復省城。次日，賊四面環攻，官兵食盡，勢不支，突圍而出，駐營金口。時武昌兩次淪陷，兵勇潰敗殆盡，林翼坐困金口，前逼武昌羣寇，後有崇通伏莽，餉絕掘草根佐糧，相持日久，各處乞貸，情詞深痛，殘破之餘，十不一應；乃發私家穀濟軍食，士卒感動，軍威稍振。

尋奉命署巡撫，統帶水陸各軍，攻武漢。楊需駐德安，以賊北竄爲慮，奏令林翼上扼漢川。林翼上言荆襄據東南之形勝，江漢爲荆襄之咽喉，賊據漢陽，北岸已形梗塞，武昌復失，南岸又被蔓延，惟急攻武漢乃可內固荆襄；臣已分兵進紮軍山，遏賊上竄之路，飭守備譚瓊林由紙坊驛攻武昌之背，臣率兵循江岸攻武昌之南，武昌復則

南岸可次第肅清，詔嘉納之。四月，督隊分三路攻南岸賊營，並派千總何紹彩等攻白沙洲及江隄八步街等處，賊衆悉銳抵拒，戰小卻，飭記名知府彭玉麟將江邊諸師趕回橫截，自率水勇助戰。紹彩等飛奔援應，兩路橫衝，追賊三百餘，全數截殺，其前路衝鋒悍賊亦經岸兵圍剿。計殺黃衣賊呂五，斬首二百三十餘顆，生擒偽總制伍大潰等二十六名，奪獲器械無算。賊謀襲金口營，斷官軍餉道，林翼飛馳金口，分三路埋伏，三路接戰，親率大隊旋繞之，殲賊七百餘，生擒偽平湖丞相陳大爲等。五月，賊大股分六路來撲，林翼派令千總周得魁等分路進剿，連斃執大黃旗悍賊數名，旋伏兵兩路抄襲賊尾，賊敗退紙坊屯紮，我軍進擣其壘，忽南風大起，礮火齊發，賊狂奔入城。是役也，殄賊千餘，生擒及淹斃者無算，解散脅從數千，官軍直逼小東門，於紙坊金口犄角立營，賊伏不出。

林翼上言，『就武漢大勢而論，進兵武昌，必以洪山爲扼要，武昌周二十里，門八，臣攻其一，遺其七，賊出城抗拒，尙可力戰以成功，堅伏不出，則攻具未備，運

將領，遂定攻安慶之策，親駐太湖督剿。本年回援鄂省，病中寄書，縷陳勿撤皖圍力剿援賊之策，故安慶之克，臣推林翼首功也。近世將材，湖北最多，如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都興阿，多隆阿，李續宜，楊載福，彭玉麟，鮑超等，林翼均以國士相待，或分資財惠其家室，或寄珍羞慰其父母，前敵諸軍，求餉求援，急蹙經營，夜行繼日，自七年來，捷報皆不具奏，奏則盛稱諸將功，而已不與，其心兢兢，以扶植忠良爲務，外省稱楚師和協如骨肉，而於林翼之苦心調護，或不盡知，此臣自愧昔之不逮，又慮後此之難繼者也。軍興，各省虛餉，湖北三次失陷，百物蕩然，窮窘極矣，自荊州捐鹽，各府抽釐，稍足自存，林翼綜核之才，冠絕一時，每於理財之中，暗寓察吏之法，三年，部議漕米變價，州縣照例浮收，加至數倍，上下交困，林翼於七年創議減漕，嚴裁冗費，先帝謂其不顧情面，祛百年之積弊，甚屬可嘉，統計每年爲民間省錢糧百四十餘萬串，爲帑項增四十二萬兩，節省提存銀三十一萬餘兩，利國利民，不利中飽之憂，向來衙門陋規，革除淨盡，州縣亦不準借催科政拙之名，爲猾吏肥

失守。諭曰，胡林翼與李孟羣素來用兵，尙合機宜，現雖兵勇潰散，逆燄復熾，諒能重整隊伍，不至頓挫軍威。林翼尋由漢陽移紮麥山，賊大股分路來撲，餉絕兵潰，損壞關防，下部議處，復由蔡家嶺移營大軍山，收集潰勇，駐紮新隄嘉魚。時賊勢猖獗，南北岸勢難兼顧，羅澤南方帶兵搜捕義甯州餘匪，林翼請調澤南赴鄂會剿，允之。

九月，整軍復進，飭澤南攻通城，克之。賊竄崇陽，派令知府李紱率勇堵絕通山之路，賊分路來撲，我軍佯敗，旋自山脊衝下，四路截殺，賊掘濠爲堅守計，我軍分數十隊設伏，二更時，令敢戰士數百帶雲梯直撲賊壘，拋火毬火箭，伏勇齊出，破聲震山谷，賊開北門遁，焚燬及踏斃無算，餘匪竄蒲圻，復創之於羊樓洞，逆首韋俊石達開自蒲圻來援，林翼與澤南合剿，焚賊營九座，截殺五千餘，遂克之。賊復糾合興國大冶匪黨麇聚咸甯。林翼飭澤南督兵躡追，進至橋頭。次日黎明，乘大霧壓城，縱火燒橋亭，兵勇逼城下，先登殺賊數百，立將咸甯克復，乘勢進攻武昌。時武昌城

內出賊數千，於五里街修木壘，林翼澤南等分隊攻破之。水師亦由六溪口拔營進，賊驚潰。林翼從紙坊移營李家橋，督諸軍分路進攻，殪賊多名。澤南自洪山攻賽湖隄，賊陷泥淖中，被殲殆盡。復分兵攻漢陽，大破之於龜山尾湖隄等處，破船逼五顯廟，燬賊艦及漢陽東西城外土壘，武昌賊匿不出，其鮎魚套賊船亦被擊沈，於是武漢城外賊蹤幾盡。疏言：「近年軍務，籌餉難於將兵，捐輸釐金，爲軍需急務，假手吏胥，弊端百出，昔唐臣劉晏言理財不用吏胥，而用士類，誠爲得法。惟是賊蹤靡定，求其不辭勞瘁，不避艱險，隨營辦事，置身家於不問者，實難其人，臣自九江回省，卽飭鄉紳等辦捐務，均能實在出力，使商民信服，踴躍急公，於軍務大有裨益。」報聞。十二月，飭千總余雲龍等敗賊於江夏之梁子湖，又敗之於金牛鎮。

六年正月，遵旨保舉人員，奏言：「水師十餘營，營官以總兵楊載福，記名道金華知府彭玉麟爲尤著，併以儘先游擊李成謀鮑超二員身經百戰，勇敢冠羣，堪勝方鎮之任奏聞。三月，率各路兵攻武昌，乘勝追至城下，羅澤南死之。林翼以澤南父年

八旬，子幼，奏請優卹。從之。四月，賊於漢陽江面排列戰船，林翼令總兵楊載福等率火船直抵漢陽各門，砍其木簾鐵練，縱火燒之，燬賊船二百餘隻，延燒江岸賊壘，賊另股由樊口竄出，亦經派兵擊退，自蘄州達九江，軍聲大振。其羊樓街黃土堡雙鳳山白楊橋等處之賊派令同知銜曾國華等擊斃無算。五月，賊復於武昌城外豹子澗築壘，意圖掩襲，林翼調集兵勇，由茶棚分三路進剿，賊分股抵拒，並於官山高嶺繞道接應，我軍奮擊敗之，賊旋於梁子湖濱停泊，我兵渡麥門橋，用火筒火箭延燒林木，賊冒火遁，船俱焚燬。越日，賊由東嶽廟鷹嘴閣出城分踞，欲於小龜山抄襲，擊敗之，並圍攻南湖坪屯賊，逼入沙湖，淹斃無算。其湖口援賊戰艦踞葛店，林翼飭官軍從白澗山繞擊，三伏三起，賊潰，生擒偽將軍羅文元等，陸軍亦於樊口分五路進，西山雷山，賊旗四布，我軍登岸一呼，賊悉逃竄，敗之於魯家巷。水師由沙口下駛，燒斷樊口浮橋，殲賊無算。七月，林翼偕李續宜分督兵勇擊退魯家巷援賊，復飭楊載福羅定國等攻賊橋，焚其划船百餘，生擒偽司馬李光發等，賊益擁出戰，林翼飭李續宜嚴

將領，遂定攻安慶之策，親駐太湖督剿。本年回援鄂省，病中寄書，縷陳勿撤皖圍力剿援賊之策，故安慶之克，臣推林翼首功也。近世將材，湖北最多，如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都興阿，多隆阿，李續宜，楊載福，彭玉麟，鮑超等，林翼均以國士相待，或分資財惠其家室，或寄珍羞慰其父母，前敵諸軍，求餉求援，急蹙經營，夜行繼日，自七年來，捷報皆不具奏，奏則盛稱諸將功，而已不與，其心兢兢，以扶植忠良爲務，外省稱楚師和協如骨肉，而於林翼之苦心調護，或不盡知，此臣自愧昔之不逮，又慮後此之難繼者也。軍興，各省虛餉，湖北三次失陷，百物蕩然，窮窘極矣，自荊州捐鹽，各府抽釐，稍足自存，林翼綜核之才，冠絕一時，每於理財之中，暗寓察吏之法，三年，部議漕米變價，州縣照例浮收，加至數倍，上下交困，林翼於七年創議減漕，嚴裁冗費，先帝謂其不顧情面，祛百年之積弊，甚屬可嘉，統計每年爲民間省錢糧百四十餘萬串，爲帑項增四十二萬兩，節省提存銀三十一萬餘兩，利國利民，不利中飽之憂，向來衙門陋規，革除淨盡，州縣亦不準借催科政拙之名，爲猾吏肥

給頭品頂戴」。方我軍入武昌時，漢陽亦同時收復，林翼隨飭水陸各軍分路進剿，游擊何紹彩由窯灣出東興州，游擊張寅恭由雞窩出胡家墩，李續賓由魯家巷、葛店，各有斬獲，其樊口賊爭先渡水，浮橋已斷，淹斃無算，會水師至，奮力合剿，遂復武昌縣城，於是黃州，興國，大冶，蘄水，蘄州，黃梅等處，相繼收復，生擒賊目辛成金等斬之。

七年正月，攻小池口，陣斬偽將軍劉松綱等，破其壘，生擒偽元勳檢點蕭逆等百餘，時宿太逆匪上竄黃梅，分兵攻破之。三月，飭候補道唐訓方等剿襄樊，生擒逆首高先二等，自率官兵踏平小池口賊壘數十座。四月，克復英山。五月，九江悍賊率衆撲營，親督各軍水陸夾攻，敗之。六月，殲賊於黃岡之傅家嶺。八月，皖匪分竄蘄黃並小池口，與九江犄角，仍圖窺伺武漢，林翼率所部搜剿，將黃梅後山賊壘踏平，進逼小池口，賊潰，窮追百八十里，全楚肅清。十月，克復湖口，以捐助軍餉，命加恩封贈三代正一品。尋訪察與國州布衣萬斛泉等砥礪廉隅，不求仕進，奏請獎勵，詔賞萬

將領，遂定攻安慶之策，親駐太湖督剿。本年回援鄂省，病中寄書，縷陳勿撤皖圍力剿援賊之策，故安慶之克，臣推林翼首功也。近世將材，湖北最多，如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都興阿，多隆阿，李續宜，楊載福，彭玉麟，鮑超等，林翼均以國士相待，或分資財惠其家室，或寄珍羞慰其父母，前敵諸軍，求餉求援，急蹙經營，夜行繼日，自七年來，捷報皆不具奏，奏則盛稱諸將功，而已不與，其心兢兢，以扶植忠良爲務，外省稱楚師和協如骨肉，而於林翼之苦心調護，或不盡知，此臣自愧昔之不逮，又慮後此之難繼者也。軍興，各省虛餉，湖北三次失陷，百物蕩然，窮窘極矣，自荊州捐鹽，各府抽釐，稍足自存，林翼綜核之才，冠絕一時，每於理財之中，暗寓察吏之法，三年，部議漕米變價，州縣照例浮收，加至數倍，上下交困，林翼於七年創議減漕，嚴裁冗費，先帝謂其不顧情面，祛百年之積弊，甚屬可嘉，統計每年爲民間省錢糧百四十餘萬串，爲帑項增四十二萬兩，節省提存銀三十一萬餘兩，利國利民，不利中飽之憂，向來衙門陋規，革除淨盡，州縣亦不準借催科政拙之名，爲猾吏肥

李績賓覆軍於三河，林翼以母喪歸，未百日，聞信卽遵旨來鄂，進駐黃州。

九年二月，請調翰林院編修林汝舟，戶部主事閻敬銘等隨營差遣，從之。五月，石達開圍湖南寶慶府城，林翼飛飭李績宜星夜赴援，解其圍，追擊之。八月，皖逆盤踞石牌鎮，造堅城，與太湖賊接應，林翼督兵進剿，燬其木城，越濠縱火，生擒偽官霍天燕石廷玉等。

十年正月，剿賊於潛山太湖，相繼克之。七月，賊踞桐城，林翼督官軍分路進，賊出城來撲，盡殲之，並乘勝進攻水壘，克木城數座。九月，捐廉濟餉，得旨查明子弟，給予獎敘。十一月，攻霍山，斬獲甚多，賊竄退，境內肅清。旋以服闋屆期，疏請在營釋服，奉上諭著實授湖北巡撫，俟軍務完竣，再行回籍，補行終制。

十一年二月，以恭遇萬壽覃恩，其承繼子年尙穉幼，疏請推恩胞叔及外祖父母一品封典，允之。是月因病請假，得旨賞假一月，在營調理。四月，賊竄黃州，林翼以駐紮太湖，未能兼顧，自請議處，詔寬免之。時官軍攻安慶急，逆首陳玉成率

將領，遂定攻安慶之策，親駐太湖督剿。本年回援鄂省，病中寄書，縷陳勿撤皖圍力剿援賊之策，故安慶之克，臣推林翼首功也。近世將材，湖北最多，如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都興阿，多隆阿，李續宜，楊載福，彭玉麟，鮑超等，林翼均以國士相待，或分資財惠其家室，或寄珍羞慰其父母，前敵諸軍，求餉求援，急蹙經營，夜行繼日，自七年來，捷報皆不具奏，奏則盛稱諸將功，而已不與，其心兢兢，以扶植忠良爲務，外省稱楚師和協如骨肉，而於林翼之苦心調護，或不盡知，此臣自愧昔之不逮，又慮後此之難繼者也。軍興，各省虛餉，湖北三次失陷，百物蕩然，窮窘極矣，自荊州捐鹽，各府抽釐，稍足自存，林翼綜核之才，冠絕一時，每於理財之中，暗寓察吏之法，三年，部議漕米變價，州縣照例浮收，加至數倍，上下交困，林翼於七年創議減漕，嚴裁冗費，先帝謂其不顧情面，祛百年之積弊，甚屬可嘉，統計每年爲民間省錢糧百四十餘萬串，爲帑項增四十二萬兩，節省提存銀三十一萬餘兩，利國利民，不利中飽之憂，向來衙門陋規，革除淨盡，州縣亦不準借催科政拙之名，爲猾吏肥

乃以積勞成疾，甫經賞假，遽聞溢逝，披覽遺章，實深悼惜，著追贈總督，卹照總督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並加恩入祀賢良祠，於湖北及湖南原籍，建立專祠，伊子胡子勛，俟及歲時，由吏部帶領引見，以示篤念盡臣至意。」

十一月，曾國藩奏：「胡林翼蒙先皇帝特達之知，擢湖北巡撫。當武漢南次失陷，湖北大半淪沒，林翼坐困金口洪山一帶，不特兵餉俱無，亦且無官無幕，厥後克復武昌，以次恢復黃州，論者謂鄂撫可息肩矣，林翼不爲自固之計，越境攻九江，分兵救瑞州，督撫之以全力援鄰封，自湖北始。九江相持年餘，中間石達開自江西窺鄂，陳玉成自皖北犯者三，林翼終不撤九江之圍以回救，卒復九江，爲東南一大轉機。功甫蒞，卽以全力圍皖北，嗣因李續賓覆兵於三河，林翼居母喪，聞信卽起赴鄂，論者謂良將新逝，元氣未復，但保吾圍，不宜兼顧，林翼不然，卽派重兵，越二千里，解湖南寶慶之圍，援湘之師未反，復議大舉圍皖，繪圖數十紙，分致臣與官文，及諸路

將領，遂定攻安慶之策，親駐太湖督剿。本年回援鄂省，病中寄書，縷陳勿撤皖圍力剿援賊之策，故安慶之克，臣推林翼首功也。近世將材，湖北最多，如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都興阿，多隆阿，李續宜，楊載福，彭玉麟，鮑超等，林翼均以國士相待，或分資財惠其家室，或寄珍羞慰其父母，前敵諸軍，求餉求援，急蹙經營，夜行繼日，自七年來，捷報皆不具奏，奏則盛稱諸將功，而已不與，其心兢兢，以扶植忠良爲務，外省稱楚師和協如骨肉，而於林翼之苦心調護，或不盡知，此臣自愧昔之不逮，又慮後此之難繼者也。軍興，各省虛餉，湖北三次失陷，百物蕩然，窮窘極矣，自荊州捐鹽，各府抽釐，稍足自存，林翼綜核之才，冠絕一時，每於理財之中，暗寓察吏之法，三年，部議漕米變價，州縣照例浮收，加至數倍，上下交困，林翼於七年創議減漕，嚴裁冗費，先帝謂其不顧情面，祛百年之積弊，甚屬可嘉，統計每年爲民間省錢糧百四十餘萬串，爲帑項增四十二萬兩，節省提存銀三十一萬餘兩，利國利民，不利中飽之憂，向來衙門陋規，革除淨盡，州縣亦不準借催科政拙之名，爲猾吏肥

私之地，各卡委員，時勤訓課，謂取民贖軍，使商賈同仇，卽以教忠，多入少出，使局員潔己，卽以興廉，以湖北瘠區，養兵六萬，月費至四十萬之多，而商民不散，吏治日懋，又皆精心默運，非操切之術所得與也。頃八月以來，安慶克復，江鄂肅清，方幸全局振興，可長驅東下，不圖大功未竟，長城遽頽，臣與故撫共事日久，相知最深，咸豐四年，曾奏林翼才勝臣百倍，近年遇事咨詢，尤服其進德之猛，不敢阿好溢美，亦不敢沒其忠助，謹將以死勤事情狀據實瀆陳，乞宣付國史館。諭曰：「已故湖北巡撫胡林翼，由翰林起官，仰荷皇考大行皇帝特擢封圻，戮力疆場，勛勞懋著，本年秋間，積勞病故，業經加封追贈，以褒忠藎，茲據奏稱，胡林翼自擢鄂撫數載以來，恢復本境，援剿鄰封，整軍經武，以死勤事，綜其生平功業，允宜亟予表揚，著卽宣付史館，以光簡冊。林翼之子胡子勛，著賞給舉人，一體會試，以示褒獎。蓋臣至意。」同治元年，復諭曰：湖北巡撫胡林翼未收全功，遽就溘逝，蹟其功勛卓越，名播寰區，至今江鄂士民，猶能稱頌，沒於王事，憫念良深，著賜祭一壇，並著原籍督撫

派員前往該員家祠賜祭，予諡文忠，子胡子勛欽賜舉人，襲騎都尉世職。

胡文忠公行狀

郭嵩燾

公姓胡氏，諱林翼，字冕生，號潤之，湖南長沙府益陽縣人。世居十九里泉交河長岡村。始祖漢清，元武宗時由江西泰和遷湖南之甯鄉麥田，數傳至思敬，徙益陽。又八傳曰光璧者，明末從蔡忠烈公道憲守長沙，殉難，無子，以姪柳溪諱其轍爲嗣。四傳至公高祖諱民典，事親以孝聞，著孝經義疏行世。曾祖諱多吉，妣氏楊，祖諱顯韶，庠生，著有紫筠園詩文若干卷，妣氏楊，繼妣氏劉。父諱達源，嘉慶己卯一甲三名進士，官詹事府少詹事，妣氏湯，以公貴，三代皆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公甫襁褓，詹事公以優貢試京兆，大父光祿公授公章句，聰穎絕倫，喜曰：「是子必成大器。」九歲，省詹事公京師，卽授以儒先性理之書，而公少負才氣，不甚措思也。爲文操筆立就，旁通曲暢，自達其志。道光乙未，以附生舉本省鄉試，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戊戌散館，授編修。明年，充國史館協修。庚子，分校會試，其年秋，

胡文忠公行狀

一

胡文忠公行狀

二

副文文端公慶典江南鄉試，因事例降一級調用。明年，奉詹事公諱歸里，服闋，援例爲內閣中書，旋捐知府，分發貴州，署安順府事。道光之季，寇亂漸萌，嶺巒以南，駱越滇黔諸山中，奸宄亡命，狐嘯梟嘯，四出劫掠，勾結營兵胥役爲黨羽，無敢捕治。安順，宋之普里部也，當雲南驛路，向有冒頂大五小五諸匪，聚衆爲姦暴，公廉得其狀，延訪士紳，寄以耳目，簡捕役之愿者，行輒以自隨，偵知賊黨，以歲盡釀飲某所，除夕方會燕署中，忽起更衣，疾率健捕馳至其地，掩獲知名渠魁黃老廣余饒貴等，其黨無一脫者。在安順年餘，先後擒巨盜三百餘名，一郡肅然。安順依山爲城，舊有小溪貫城中，歲久湮塞，汲者負甕出郭十餘里始得水，公疏濬溪道，鑿泉築壩，以時蓄泄，人得甘飲。在郡日坐堂皇，訟牒至，立與剖斷，清積案至三百餘牘，人自以爲不冤。倡修義學十數區，搜輯節孝八百餘人，彙報請旌，建總坊通衢，稟裁書吏規費。安順二百年有司詳報節孝自公始。調署鎮遠府，府境跨有漁沅，所屬皆苗獠，其台拱清江黃平皆盜藪，勢尤橫，公治之如安順，盜幾盡。歲飢，開倉平糶，清社倉之

被侵蝕者，民賴以生。奉檄帶兵勦黃平革夷山丙沙邦等處苗匪，獲盜首保鵝等三百餘名，悉平其寨。以勦匪功奉旨留貴州，以知府不論繁簡，遇缺卽補，並賞戴花翎。會湖南新甯奸民李沅發爲亂，戕官據城，公奉委赴黎平防堵，事竣，奉旨補缺後以道員用。

文宗顯皇帝卽位，詔大臣舉司道以下可大任者，雲貴總督吳文節公文鎔，貴州巡撫喬公用遷，皆以公名應，旋署思南府事。咸豐元年補黎平府，府境毗連湖南粵西，山深箐密，盜出沒剽奪，捕之，輒越境竄匿，公至日，延紳民及椎結左衽諸渠，率賜以酒食，詳詢民情地勢，令相連爲堡，擇立鄉正團長牌長，互相稽覈，捕治諸不法者。是時廣西賊大起，永甯懷遠融縣環黎平西南界皆賊，公募壯勇，擇隘防堵，乃請委員今貴州巡撫韓公超操練勇丁，張公禮度舉保甲冊籍，以辨團練，修建礮堡，連屯相望。上言督撫，請環邊要隘築堡守禦，以爲言戰不如言守，用兵不如用民，帛民力以自衛，不如先用地利以衛民。郡城故無儲積，勸諭富民捐穀置倉，以備城守，自後

胡文忠公行狀

黎平臺爲苗粵諸匪攻撲，而城卒不可拔，嘗公練勇儲粟力也。三年秋，懲安榔匪滋事，以抗糧爲名，公以計解散脅從，而誅其首犯劉瞎麼，餘匪悉定。

先是粵逆出永安，犯桂林，道郴桂茶攸，犯長沙東下，湖南巡撫張公亮基調公辦理軍務，黔撫以公現辦黔匪，事關全省大局，奏留之，至是吳文節公由雲貴總督調任湖廣，仍調公帶勇來楚辦理軍務。

四年春，奉旨補授貴東道，公以黔勇千人，行次通城，而吳公已戰沒黃州，賊遂陷漢陽，以舟師上犯，陷岳州湘陰甯鄉，徑趨湘潭，湖南巡撫駱公秉章調公回援省城。會塔忠武公齊布，今提督楊公載福，侍郎彭公玉麟已破賊湘潭，而安化土匪黃國旭等乘機抗糧爲亂，檄公往捕，公計擒之，民皆安堵如故。而賊之敗於湘潭者悉所掠舟趨常德，公以所部赴勦，尋授四川臬司，仍留湖南軍營辦理防勦事務。是年，今協揆曾公國藩大治水陸之師東征，公從下岳州，巡撫駱公奏請免隨東下，仍駐岳州，搜勦崇陽通城等處餘匪，奉旨調任湖北臬司。秋，曾公復武漢，破田家鎮，進圍九江，調

公會討，公因自咸甯，蒲圻，大冶，粵國，東出瑞昌，與羅忠節公澤南勦賊湖口之梅家洲。五年春，湖廣總督楊公霽之師潰於黃梅，賊悉衆上竄，公請於曾公，以所部千餘人回援武昌，別以副將王國才一軍隸之。未至，漢陽已失，公先以軍營沌口，檄國才軍由南岸徑趨武昌，會授湖北藩司，甫半日城陷。國才至，偵得城賊暗號，卽夜遣驍將詐爲賊裝，賺入城，殺賊目數十，城幾復，天曙賊聚益衆，公倉卒不能濟師，乃令國才退營金口，與今侍郎彭公水師相倚，扼賊使不得上犯。旋奉旨署理湖北巡撫。時武漢黃州德安皆爲賊踞，公私塗炭，無所措手。公意不攻漢陽，則荆襄梗塞，不攻武昌，則咸蒲崇通愈形滋蔓，添募兵勇，兼顧南北兩岸，大小百餘戰，亦屢瀕於危。六月，攻漢口，復之，單騎率親兵奪大別山賊卡，未克，會賊別股由漢川至，焚漢口。公軍已一月不得食，至參山饑潰，不數日，整軍復戰，其時水陸萬人，多新募不習戰事，賊至，常數萬，諸將見者奪氣，公從容談笑，沈密堅定，雖挫而其氣彌厲，振拔人才，以忠義相感發，所收裨將，亦漸多勇敢能軍者。州縣殘破，餉源絕，文移指撥

胡文忠公行狀

六

，多不時應，爲書告鄰省求助，沈摯悱惻，人感其誠，稍資濟之。是年秋，羅忠節公破賊江西之義甯州，以武昌居天下衝，長江險要所必爭，上言曾公，請赴援。曾公以塔公舊部彭三元普承堯等軍佐之，連克通城，崇陽，蒲圻，咸甯，公親會羅公軍於蒲圻，並力擊賊，平其壘。因偕回金口，與今提督楊公議水陸進攻之策，於是公率所部及普公承堯，令方伯唐公訓方諸營，由中路出省城之南，駐營堤上；羅公由東路駐營洪山南岡，留九谿營兵駐金口護水師，以當西路，自是武昌以南無賊蹤；而督帥官公以吉林精騎合衆軍營北岸，餉道日通，軍勢亦日振。

六年三月，羅公以攻城傷卒，時與賊相持急，日夜搏戰不少休，而軍中新失大帥，公撫循溫卹，與故浙江布政使李忠武公績賓整飭其軍而簡練之，氣益壯。先是悍賊石達開由崇陽入江西，連陷瑞州臨江，又南出吉安，東趨撫州建昌，江西郡縣無一完者，屢告急請援，羅公一意規復武漢，不暇應，至是公念江西方急，而武昌猝不可復，乃遣劉騰鴻普承堯出瑞州應援。百令曾公弟諡忠愍曰國華者統其軍，軍糧並資給

焉。五月，九江賊古隆賢領萬衆，由葛店油坊嶺八角嶺後路撲武昌，約城賊舉火爲讖，夾攻我營，公諜知之，陽爲賊火，城賊果出撲，伏發奮擊，殲除殆盡，乘援賊初至，遣兵連夜薄之，賊敗走。七月，石達開又自金陵上援，號稱十萬，公分派水陸力戰，制軍官公亦自江北遣都統舒保公領馬隊來助，大破之，追逐百餘里。會襄陽土匪起，連陷樊城，穀城，光化。竹山，興山，遂與川匪合陷宜昌，公遣都統舒保公今方伯唐公合數營往平之，有議撫者，公卒不以爲然，而事亦遂定。時武昌賊窘，公先與李忠武公於塘角鑿灣洪山青山等處掘長濠，濠墻修長城，自羊橋直達江邊，築壘安礮臺，圍守魯家巷花園，五里墩石觜亦如之，城賊不得出，援賊不得入，我軍安坐以待賊糧之盡，以十一月克復省城。奉旨賞加頭品頂戴，實授巡撫。遂分兵收復武黃各縣屬，餘賊遁入九江北岸之小池口，公計江楚唇齒相倚，而九江扼長江之衝，實江楚門戶，九江一日不復，江楚一日不得安枕，乃令李忠武公以全部精銳圍之，分兵屯駐黃梅，廣濟，蘄州間，以遏江北之賊，而公自駐武昌調度。

胡文忠公行狀

八

當是時，官私廬舍焚燬幾盡，諸事草創，民物凋殘，公一意振興，裁通省浮勇以節糜費，設武漢軍兵以固根本，嚴查保甲以除奸匪，慎選賢員以資蘇息，設清查局查被賊後州縣倉庫錢糧交代，設節義局表章歷年殉難官紳士女，設軍需局籌備東征軍士器械餉糈，挈提綱維，巨細畢舉。尤以亂民之生，由法度廢弛，吏敝民媮，因循苟且，以有今日，不務討賊，則亂之流不塞；不務察吏，則亂之源不清；勅參鎮道府廳以下數十員，與屬吏更始，禁應酬，嚴奔競，崇樸實，黜浮華，於是在官者稍稍推廉尚能知吏事矣。今大學士官公總督兩湖，司軍事，公推誠委心，諮商籌度，官公亦深相倚重，無疑忌，得盡所爲。今將軍都與阿公，多隆阿公，都統舒保公，皆領馬隊兵隸官公，號驍勇善戰，公見卽傾身與之接交，無不樂爲用者。其籌餉有三：曰錢糧，曰鹽課，曰貨稅。湖北漕政久敝，官民交困，道光中葉以還，徵收常不滿半，公三次奏減章程，民以是輸將足額。湖廣總督自淮鹽阻絕，率食川鹽，公分置課鹽局於宜昌沙市，又推行武穴老河口等處，視向來額課過之。用故侍邱霈公以誠奏，行釐稅之議，

設局各府縣市鎮，仿劉晏用士人之法，嚴杜中飽，收支覈實。自是湖北兵興餉強天下。

七年悍賊陳玉成自皖北上犯蘄州，諸營敗潰，賊徑趨蘄水，武昌大震，公急渡江赴黃州，收潰卒，得數千人，而賊衆至十餘萬，環踞巴河以東百餘里，亘數十里。時巴水大漲，惟三台河有石橋可通，公念賊渡河則勢蔓延，急派千人斷橋扼河以守，而潛師出迴龍山遏其上竄，調今安徽巡撫李公績宜以南勇由瑞州馳至，督諸軍合擊於孫家嘴，馬家河，月山等處，賊大敗，狂奔出境，蘄廣肅清，都與阿公，李忠武公，亦連破黃宿之賊，公視師九江，定方略還省。提督楊公會諸軍奪小池口僞城，次第收復湖口彭澤東流各縣，九江之勢遂孤，暨長濠圍之。八年四月，李忠武公穴九江城，發地雷破之，賊首林啓榮竊據四年餘，塔忠武羅忠節屢攻不下，至是乃悉滅之。先皇帝以公調度功多，賞加太子少保。賊旋由六霍，商城陷羅田，麻城，黃安，遣兵分道擊之，復其城。

公以九江既復，賊所扼長江險要獨有安慶，奏請數路進攻，提督楊公以水師出江面，將軍鄧公由宿松望江逼安慶城爲圍師，李忠武公規復太湖，潛山，桐城，與都公犄角，會廬州失陷，北路請援急，李忠武公奉朝旨催促，遂分營留守舒桐，自提五千人赴援，軍次三河，賊四面圍集，力竭戰沒，全軍陷覆。公時丁母湯太夫人憂回籍，懇請終制，將軍鄧公以三河之敗由公去軍無調度，應急起復公，督師總督官公亦疏請，公聞命痛哭啓行，徑次黃州，各軍退保黃梅，人心惶惶，聞公至，皆以手加額自壯。九年二月，進營上巴河，與今巡撫李公整飭部伍，日夜訓練，謀大舉，會石達開由江西南贛犯湖南，掠郴桂而西，趨寶慶，號稱六十萬，湖南告急，公命李公率所部往援，而以都統舒保公馬隊三百佐之，又以水師二營佐湖南水師，分扼諸河道，湖北精兵援湖南者幾半，寶慶之圍速解，公之力也。已而協揆曾公由江西奉入川之命，總督官公奏請與公並力圖皖，乃定四路進兵之策：曾公循江而下爲第一路，多公與今提督施公超攻潛山太湖爲第二路，公出英山霍山爲第三路，李公由松子關出商城固始爲

第四路。議者以鄂撫應駐黃州，不宜出境，公謂我奪情起復，不赴前敵討賊，則此出爲無名。十月，移營英山，時太湖圍師方集，逆首陳玉成來援，衆數十萬，多公鮑公及今方伯唐公，觀察蔣公，凝學，悉力拒戰，賊來日衆，圍鮑公營數重，聲息不通，公調金觀察國琛以八千人自松子關躡英山，躡潛山之天堂橫出，冒大雪，憑高築壘拒賊師，而陳賊聞見之，大懼。而會公亦自宿松遣師來會。十年春，合擊賊於小池驛，大破之，遂復潛太，命諸將分下。會欽差大臣江甯將軍和春公之師潰於金陵，蘇常盡失，會公授兩江總督，攜鮑公渡江，次祁門，謀經理徽甯以爲規復蘇常之本，乃以其弟今江蘇布政使曾公國荃圍安慶，多公圍桐城，李公駐青草壩，爲兩軍援，地廣軍分，而將軍都公又奉旨赴援淮陽，兵糧取給，公悉力經畫，問兵事，曰：「惟我任！」問餉事，曰：「於我取！」一無所諉於人。十月，多公李公大破援賊於挂車河。公恐慶久不下，自英山移營太湖，就近部署，度賊援皖不利，必謀深入腹地，以牽動諸軍，於潛桐舒霍山險，建立礮卡，守以民兵，命余副將際昌屯霍山樂兒嶺以防中路，成

總鎮大吉屯羅田松子關以防北路，戒以賊至勿浪戰，堅壁穩守待援。十一年二月，賊果糾合捻匪由六安霍山分路西犯，成總鎮破之松子關，殲其魁龔瞎子，霍山守者遂節度戰敗軍潰，賊取其旂幟陷黃州，德安，孝感，隨州，公策賊西竄，注意在解皖圍，皖圍一解，則大勢全去，墮賊計，非宜，乃定策遣李公回援，而圍皖益急，賊復分股回略蘄州，蘄水，黃梅，廣濟，以趨安慶，約城賊夾擊，精悍皆聚。公檄成總鎮下援，曾公亦從南岸遣鮑軍門來，破賊集賢關，剷平赤岡嶺賊壘四座，悍賊數千悉擒斬之，礮逆首劉瑄林，而援賊之由桐城來者，又連爲多公所殪。蓋安慶爲金陵屏障，久陷賊中，其渠魁僞英王陳玉成據爲老巢，室家在焉，故救之不遺餘力，及見我懷桐潛太之師皆屹然不動，鄂疆雖暫被擾，而黨分力弱，兇悍被殲，城中糧已垂盡，勢大蹙。適南岸賊復由武甯義甯內犯與國大治，南及崇通，省城岌岌，公病嘔血，儲甚，率師回援，而皖圍終不解，既抵省，南岸之賊聞風遁，八月朔，遂克安慶。曾公以力主圍皖之議推公首功，加太子太保銜，並騎都尉世職，桐城，廬江，舒城賊聞奪氣，以次

攻下之，而孝感，德安，黃州各郡縣賊亦先後擒斬，楚境旋清，而公則嘔血不止，病不可爲已。文宗顯皇帝凶問至，公自以受恩深而信任專，追慕沈摯，拊心悲泣，病益劇，遂於八月二十六日薨於武昌節署，遺疏入，奉上諭：『胡林翼秉性忠直，操守廉潔，在軍營九年，賞罰嚴明，知人善任，克復武昌及沿江郡縣，肅清楚境，並調遣官軍，攻復江西九江，軍威丕振，所向克捷。本年八月，克復安慶省城，朕念其公忠體國，懋著勳勞，方冀長資倚畀，乃以積勞成疾，甫經賞假，遽聞溢逝，實深悼惜。胡林翼著追贈總督，卽照總督例賜卹，並入祀賢良祠，湖北省及湖南原籍，建立專祠。伊子胡子勛，俟及歲時，由吏部帶領引見，以示朕褒獎盡臣至意。』十一月十四日，復奉上諭：『胡林翼戮力疆場，助勞懋著，據曾國藩奏陳，自擢鄂撫數載以來，恢復本境，援勦鄰氛，整軍經武，以死勤事，綜其生平，允宜亟予褒揚，著卽宣付史館，以光簡冊。胡林翼之子胡子勛，著賞給舉人，準其一體會試，以示朕篤念盡臣至意。』同治元年二月，復奉旨賜祭一壇，予諡文忠。

胡文忠公行狀

一四

公狀貌英偉，目巖巖有威稜，人，聰強敏給，事至應機立斷，無有留難，苟當理，艱煩重大，毅然自任，不以例文拘束，自言守鎮遼黎平諸劇郡，捕治盜賊，爲民興利除害，皆默自程課，惟恐大吏聞有所牽掣。清理湖北漕糧，議者以州縣公私取給，積弊且二百年，不宜驟革，公手自擘畫釐定，以部定漕折爲率，因其地之肥磽缺之繁簡加輕重焉，歲爲民間省錢百四十餘萬緡，爲庫項增銀四十餘萬兩，提存節省銀三十餘萬，民與國兩利，而爲州縣裁革陋規幾盡，使有以自給，故亦無怨者。籌辦鹽課釐稅，皆自定章程，所派員紳，各視才地所宜，時加手書訓戒，綜覈名實，精力絕人，每戒飭屬吏以知稼穡之艱難，知小民之情僞。又曰：『不侮寡，不畏強禦，時時念此，可以消除貪鄙，培長志氣。』其治軍務明紀律，爲鄂軍營制一卷，頒行之。尤加意將才，曰：『爲統將必明大體，知進退緩急機宜，其次知陣法，臨敵決勝；又其次勇敢，此大小之分也。』又曰：『兵之鬻者無不罷，將之貪者無不怯，觀其將，知其兵；觀其兵，亦知其將。』生平以天下爲己任，語時事艱難，慷慨自誓，明於天下大計，兼

檣赴會，斷行無疑，援江西數千人，援湖南萬人，皆精兵。時鄂中賊方逼，餉且絕，公一意調遣，軍糧皆自任之，卒收全功。武昌始復，卽規取九江，九江復又規取安慶，越境千餘里討賊，制其死命。圍九江賊由江由皖，犯鄂者三，圍安慶賊由皖由江由豫全力犯鄂，州縣城陷者十餘，公屹不爲動。或遣將分援，或躬親督勦，從容肆應，權其輕重，算無遺策，其於一省之事務大小，各軍強弱，以及鄰省之優劣高下，燭照數計，洞然於心，人見公亦莫不輸心納服，吐情實，無敢遜飾，而尤汲汲以獎拔人才爲事。屬吏一技之長，一行之善，隨登薦牘，手書褒美以寵異之。士有志節才名，潛伏不仕，千里招致，務盡其用。又密薦忠亮宏濟之才十有六人，今多任封疆與開藩者。嘗言：「國之需才，猶魚之需水，鳥之需林，人之需氣，草木之需土，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才者無求於天下，天下當自求之，」故公所特薦十餘人中，不盡相識也。在武昌專意吏事，懲貪惡，任廉能，吏治蒸蒸日上，病急時，猶引賢退不肖數人，時論皆以爲允。公自爲湖北巡撫，念國家多難，而身負重任，刻自砥礪，益務繩檢其身

，較其尺寸毫釐，而待人一秉大公，推誠相與，無粉飾周旋，嘗謂人曰：『吾於當世賢者，可謂傾心以事矣，而人終樂從會公，其至誠出於天性，感人深故也。』然諸將弁在事者，樂公之鼓舞振興，天下士從公爲尤盛，而其言不自足如此。立寶善堂武昌城，以延賢俊之至者，察其材德，隨宜任使，與人言，虛中翕受，言或未當，莞爾置之；苟可行，必研窮其利害，而竭盡其底蘊；卽有牴牾，亦無芥蒂；事有不順，憤怒作氣，左右以一二語解之，卽時消釋，和顏下氣，委己以從，與所常共事文武諸公，歷六七年之久，披肝瀝膽，無幾微間隔，而遇事諮商，必潑發摠胸臆而後已，其自視猷然，常若有不足者，語及人才優劣，喟然曰：『世有伯樂，而後有千里馬，願吾才智不足有爲，賢者終不我應耳。』繫心朝廷，常至感念流涕，庚申秋，都城戒嚴，急謀入衛，會和議成，詔止其行。文宗皇帝升遐，遠在熱河，哀詔久未下，公憂思旁皇，中夜扶病起立，仰視曰：『京師必有事故，』病因是加篤。然猶終日危坐，考求兵事策事之要，汲汲施行，顧左右歎曰：『聞道苦晚，今雖稍有所見，而不及行者多矣，』

故曾公奏上死事狀，以爲其克復諸城，堅持之力，調和諸將之功，綜覈之才，皆臣所不逮，而尤服其進德之猛。嗚呼，此豈今之人也哉。公生於嘉慶十七年壬申歲六月朔六日，年五十，夫人陶氏，故太子少保兩江總督文毅公之女，無子，以從弟葉翼子爲嗣。所著讀史兵略若干卷，奏疏若干卷，尺牘若干卷，詩古文集若干卷。家故有田數百畝，自筮仕貴州，誓先人墓，不以官俸自益，至是位巡撫，將兵十年，於家無尺寸之積，詹事公會著弟子箴言行世，公承其志，爲箴言書院，規模皆所手定，悉以家所藏書納其中，使人知務實學，而推見諸行事，然於書院終未見逮也。嘗笑曰：「吾不幸死，諸君購吾者，惟助修箴言書院，無贖吾家。」於是協揆曾公，中丞李公，用公遺言，爲積資修之，夫人陶氏又以賻贈之入，建胡氏家學，以教其族之子弟，而公故舊親戚，仰給於公者，歲常數十家，無遺惠焉。初，林文忠公督兩湖，設豐備倉武昌，後歲祲，賴其穀以食飢民，自頃十餘年，歲豐米益賤，民家多無儲蓄，公心憂之，乃修復林文忠遺蹟，勸民捐輸，積穀十五萬石有奇，又推行之襄陽，荊州，黃州，

胡文忠公行狀

一八

使饑饉有備。公薨數月，湖湘閒穀大歉，石錢數千，官民皆憂乏食，而後知公之爲慮深長也，亦見公於事巨細具有先幾云。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八月出版

胡林翼年譜

(一册定價大洋四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原著者 嚴樹森

點讀者 湘農

發行者 上海同孚路
大陸書局
口威海衛路

印刷者 均益聯合印刷公司
利國分司
上海怡生路十六號
多亞路五七三號

不許
翻印
同樣

